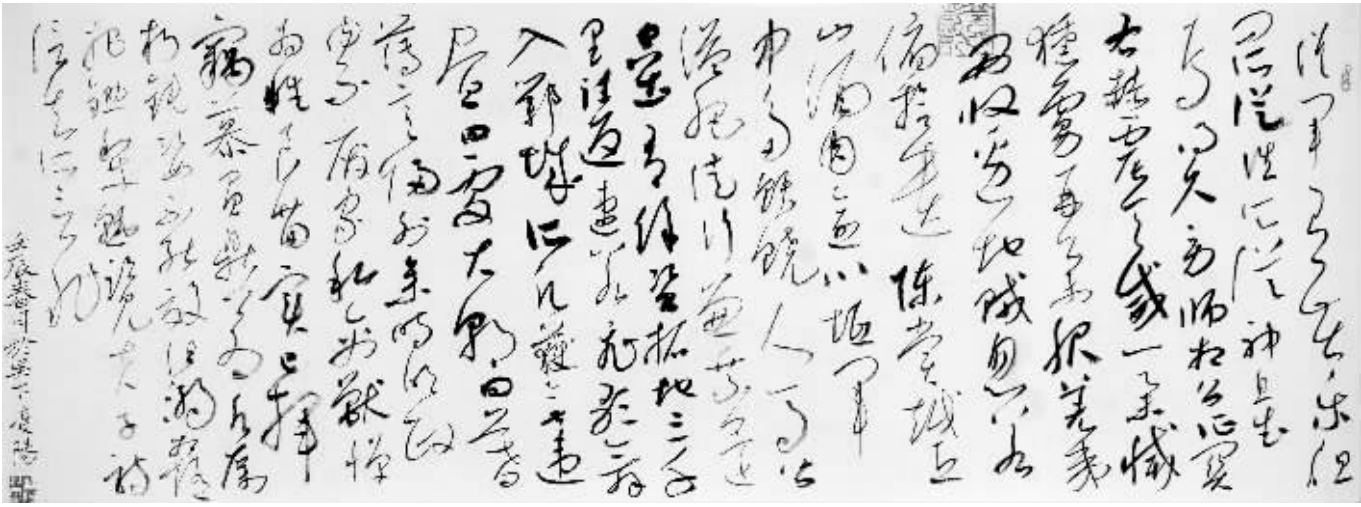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双阳，一九七五年端午出生，江苏淮安人，军旅八载。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，现为江苏省书法院专职书法家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，“工作室”导师，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、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、南京印社社员、吴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、吴江市书画院名誉院长，南吴门书社总执事。2007、2008年被评为中国书坛“十大年度人物”，江苏省首届优秀青年书法篆刻家，为全国“七十年代”代表书家之一，被《中国书画》提名江苏省十大青年书家。2010年被评为“中国十大青年书法家”，2011年被评为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。



《王桀诗一首》

让灵魂像风一样驰荡

——说说我印象中的青年书法家李双阳

■李金芳

曾闻苏州的营盘里，有一位年轻的防暴队员，头不能开瓶，掌不能劈砖，五公里武装越野，勉强跑到终点，两腿打飘，嘴巴冒泡，一副猪腰子脸早已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紫。训练之余，大家忙着在伙房里帮厨，他却附庸风雅，手持一卷，高卧北窗之下，自以为羲皇上人。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个乖张的士兵，居然被部队领导当宝，供着养着不说，还特意为他腾出一间兵舍，作为书法创作室。

出于好奇，时任部队新闻干事的我，旋即拎起一架俯风摄影的相机，从南京连夜驰往苏州采访。时光逝去了十八年，我至今依然记得与李双阳初次相见时，那份持久的惊愕与感动。

拨开附会在李双阳身上的种种传说，现实生活中的他，言谈举止并无奇特之处。不过，只要走进他的创作室，那墙上挂的，桌上叠的，纸上凝的，以及笔下溢着的墨香，会让人觉得眼前这个兵，确有那么一点独门功夫。这功夫不能防暴除恶，一招制敌，但能养心怡情，抒展性灵。

双阳告诉我，他1975年出生于苏北淮安，自幼爱好书法，对历代书法家帖心摹手追，欲罢不能。高中毕业后，怀着对书法的梦想，只身踏上军旅，希望在部队学有所成，成有所用。事实上，入伍后的双阳鲜有精力侍弄文墨，摸爬滚打之余，他要为部队出黑板报，写广播稿，每周还要为战友们放上两场电影。有限的津贴显然不足以笔墨纸砚的开销，所幸公家的报纸，长了腿似的源源不断落入他的手中，当然，“废纸三千”的场景，多半出现在双休日。望着笔走龙蛇的双阳，我相信，一个人染翰久了，眉宇间就会绽出一点英气，骨子里就会射出一线灵气，甚至投手之间也会漾出一点傲气和书卷气。人禀阴阳之气而生，独独这英气、灵气、傲气和书卷气，乃灵魂舒展时进出的电光，一个饱满而自由的灵魂才会电光交汇，个性十足。而在直线加方块的军旅，灵魂的舒展显然只宜于梦乡，严苛的纪律下，个性的张扬无疑要冒一定的风险。是夜，我与双阳由促膝长谈到抵足而眠，时时感受到他内心对自由的深度诉求。他辗转反侧，睡不成寐，偶尔爬起，往地上搁个枕头什么的，嘟哝几句，复又骤然躺下。这时候，我感到躺在那边的那个灵魂，躁动的程度有多么严重！出于不安，第二天我对双阳说：双阳，太湖西山岛上有片部队农场，农场有猪舍百间，桔林百亩，你可以去那里养猪种桔，飘举性灵，心无所羁地兑现自己的书艺之梦。谁知熬红了眼睛的双阳丝毫不领取我的“美意”，非但不领情，若干年后，当他被《书法》杂志评为“中国十大青年书法家”，做了书法导师时，席间，他竟指着我的鼻子，抖动着山羊胡子大声嚷嚷：李兄，当年你叫我去岛上当猪倌，做果农，还记得否？

老账被重新翻出时，也可一笑佐酒。豪饮之余，我发现昔年那颗不肯安分的心，如今淡定了许多。

显然，双阳没有按照我画出的线路，孤军进驻部队农场，而是通过自学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。少年心事当拿云，脱离了军纪的束缚，双阳一头扎入黄惇老师的黄瓜园，全身心投入到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之中。在苏州，他曾拜吴门耆宿陆翁为师，从老前辈那里窥得晋唐小楷的堂奥，并从这位期颐老人的作品里，汲取了“知古知今而非古非今”的精髓。进入南艺后，他又师承黄惇、马士达、苏金海等多位名师，名师们的言传身教，似乎打通了双阳各种书体乃至相关门类艺术的任督二脉，他不断从晋人的书法中求气韵，从唐人的书法中习法度，从宋人的书法中悟笔意。双阳认为，临摹是书法学习到创作的不二法门，所谓临摹的两大主要因素，也就是人帖与出帖的问题。人帖贵乎手勤，出帖只是需要机缘与悟性。在渐修渐悟的过程中，他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导师帖学系统的引导和帖学笔法浸淫，为了让自己师心而不师迹，他对魏晋以来“二王”体系书风，进行全面的梳理学习，并对晋唐书风通过对其笔意、线质、章法的转换来表现，力求古为今用“大以小滋，小从大求”的学习创作理念。学书岂是朝夕之事，随着功力的加深、技巧的成熟，双阳的艺术实践渐渐透出一股清峻拔俗、古秀雅逸的格调。这一时期，他在楹联、中堂、册页、横幅、尺牍、扇面、斗方书写中，找到了生命自由舒展的快乐和淡然气息。

一个人的才性犹如河蚌，只有在适合自己的环境里，

才会展示出最柔软的部分和本真之美。南艺毕业后，老单位准备为他转干、晋级，多家军队的创作室，一时间也纷纷向他敞开了大门，可双阳毅然选择了退伍。经历了八年军营岁月的淬火，他似乎已经破茧而出，因此他有理由让自己的灵魂，脱出武装带，飞出风纪扣，像风一样随处飘荡。

双阳带着一长串金光闪闪的奖章，悄然淡出军旅。此后的数年间，我很少看到他率真的、充满孩子气的脸庞。临百家帖，行万里路，这是他儿时的梦想。他怀揣赤子之心，走边陲、越大漠、穿草原、闯四方，一任胡须在颔下疯长。一个人独行于山水间，静静地感悟高山大川律动的魂魄，让壅塞的内心渐次变得空廓澄明。独行的过程无疑是滤尽内心杂质过程，流动的人生才会充满诗意。都说笔墨烟云，无声胜有声，书法是流动的诗篇，也是无声的旋律，是心之于手的游走，是手之于笔的奔行，是笔之于墨的穿越，是墨之于纸的历险。

非凡的游历开阔了眼界，也加重了灵魂的分量。倦鸟总得归林，当双阳意识到远方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心灵的泊处。风月一丘壑，今古几楼台。吴门烟水浩渺，芭蕉院落清幽，园林游憩生趣，美丽的苏州无疑是双阳一生的钟爱，这里有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张旭的《古诗四帖》、孙过庭的《书谱》以及明四家的墨迹，更有他书坛的恩师挚友，军界的袍泽之道。

重返苏州的短短数年间，双阳杜门谢客，深居简出，既不追随时代的书写潮流，也不为追逐市场而随意创作，他认为书法的终端并不通向市场，市场不能决定创作的方向。为此，他拒绝开剪剪彩、企业开张、新年团拜、画廊聚会等一切邀请与酬酢，对于那些带着毛笔印章游走四方的江湖书家，他向来嗤之以鼻，并直言“羞于啥等伍”。他不在意书界如何纷纷扰扰，只在乎自己的心灵是否守静非动。在心灵的修为上，他追求平静、平实、平远；在书艺的创作上，他推崇简古、简淡、简雅。“书学不过一技耳，然立品是第一关头，品高者，一点一画，自有清刚雅正之气；品下者，虽激昂顿挫，俨然可观，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格外。”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中的这句话，被他录于纸上，置于案头，且夕引以自省。在双阳看来，书法简单到一支笔，一张纸，过多即是繁赘。真正的书法是思想与情感的交响，是心灵的痕迹，生命的副本，是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兴到笔随。平日，他文不苟作，书不信涂，心游万仞之际，每有神思妙悟，遂欣然纵笔，至情泼洒。才性既已生成，唯洒落其胸襟，厚积其学养，笔端自然雅韵流露。

勤奋与严谨的养学态度，使双阳在草书、行书、隶书、楷书及篆刻等多方面的才能，日渐得以彰显。在轻松超然、不受功利目的约束的书写中，居然常常参展，连连获奖。据悉，能在全国获得“兰亭奖”、“群星奖”、“全国奖”、“全国青年展”四项书法大奖者，中国中青年书家之中唯李双阳一人。双阳在获奖感言里说：“静从淡中求，淡从雅中生。书法人要把一切精力放在学习与创作上，把字写好才是硬道理。不要有欺世盗名之念，别忘了书法本体才是立世之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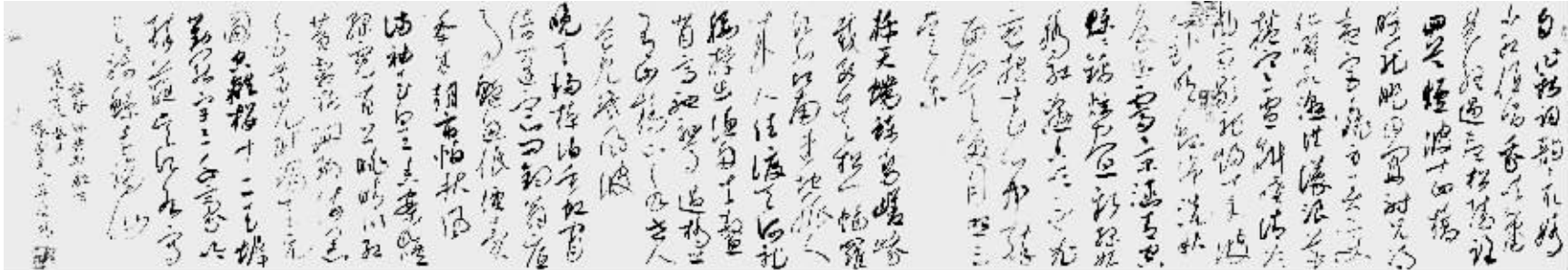
难能可贵的是，双阳在书法创作之余，不废理论研究，作为理论与创作兼擅的书家，他始终保持着理论家的敏锐，使理论成为支撑其创作的重要一翼。多年来，他撰写了数十万字的学术文章与创作札记，在当今书坛尤其是中青年书人中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。这几年，他还被中国书协培训中心聘为教授，开设了个人的导师工作室，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传授给五湖四海的学员们，书法教学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。

双阳擅于诸体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大草。双阳的大字草书结体开张，内部空间大，运笔迅疾稳健，收放自如，让人感受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快乐，一种雄健阳刚的豪迈，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闲情逸致。“天下无物非草书”，一个没有决心在大草方向发展的书家，不可能用这种漫长的融合方式来写草书。在我看来，双阳的大草，是他灵魂的舞蹈，是他内心腾起的火焰。一个阅尽大山大水、经历了大彻大迷、获得了大彻大悟、却有着大仁大义大忠大爱的灵魂，才能在大草的线条中驰荡如风！

2012年6月14日于南京陶风楼



《篆书对联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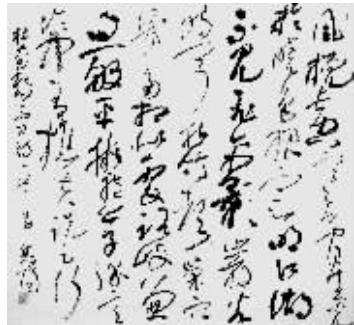
《咏垂虹诗数首横幅》



《唐赵嘏诗一首》



《隶书对联》



《杜鹤韵诗一首》

散淡自然 复归于朴

■陈洪武

我与双阳都是远离了淮安故土的游子，尽管平时交往不多，但也许是出自对家乡的眷恋，内心深处对双阳总有一份牵挂，特别是对他的书法艺术尤为关注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双阳是一位技巧与抒情都比较突出的青年书家，字里行间透着才俊之气，他的行草书法跌宕起伏，腾凌射空，视觉冲击力很强，是当下书坛青年人的一种主流书风。春节后收到了双阳寄来的近期创作的一组小品，内容多为宾虹题画和山谷论书，令我眼前一亮。这些信手拈来的小品与他往常获奖的作品在格调上完全不同，那种处处用力、处处见情的行草表现手法已悄然退去。用笔干净洗练，线条圆润饱满，呈现出一种简淡清远、洗尽铅华、复归于朴的意趣。看到这些作品，我为双阳在书法上进行的新探索而高兴。

我在双阳的这组书法小品中发现了魏晋人特有的散淡自然的韵致。这种韵致时而见于疏朗简淡的线条上，时而表现在意态空灵的结构上，时而又呈现在萧散宽松的间距上。魏晋时期，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，文人墨客崇尚恬淡虚旷的人生，不刻意求艺术，强调自然流露、落笔天成。我们从王羲之的尺牍、王珣《伯远帖》中可以窥见这种韵致。这种审美情趣后来影响了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和书画家，比如王羲、杨凝式、苏东坡、米芾、董其昌等。明末清初的朱耷更是一位“胎骨于晋魏”的书画大家。白眼横空、寥寥数笔的寒鸟，为三百多年来的画坛留下了无限深远的印迹。令我赞叹的不仅仅是八大山人画，还有他特立独行的书法，同样用简淡、朴素的笔法表达丰富的内蕴。这种简淡与朴素绝不是平淡寡味，而是一种精能之至、绚丽之极。

看得出，双阳也在追求这种境界。这些书法小品的精神气质，追求笔下的洗练与蕴藉，虽然每幅小品各有情调，但总体来说以静以雅以散为上，突出笔墨以外的传神。一点一画，从容不迫，看似朴拙，然能拙中藏巧，在细微处求变化。线质婉转圆通，有篆籀的遗韵，许多地方深藏圭角。双阳传统功底扎实且富于创造精神，这些作品一反他往日激情涌动的创作风格，力图去掉雕饰和繁复，给我们展示出了他性情中的另一面，实为难能可贵。

《咏垂虹诗数首横幅》